



医药学院 610 2 09068490

张 乐 / 著

谜城

流沙河题



- ★ 锁链般的离奇事件
- ★ 漩涡般的命运际遇
- ★ 关于爱与正义的物语
- ★ 次世代的青春奏鸣曲
- ★ 另类推理的诚意之作



漓江出版社

张 乐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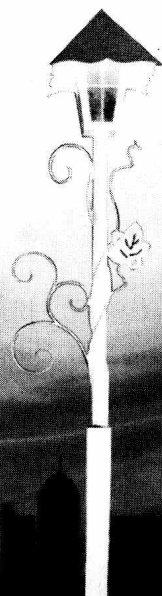
医药学院 610 2 09068490

谜城

流沙河题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谜城/张乐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7-5407-4610-0

I. 谜… II. 张… III. 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4615 号

谜 城

作 者:张 乐

责任编辑:魏志明 余向丽

美术编辑:灵 点

封面设计:灵 点

责任校对:李浩清

出 版 人:杜 森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 址:广西桂林市安新南区 356 栋

邮 编:541002

发行电话:0773 - 3896171

传 真:0773 - 3896172

邮购热线:0773 - 3896171

电子信箱:licbs@163.com

网 址:<http://www.Lijiang-pub.com>

印 制:成都金祥龙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700 × 1000 1/16

印 张:20.5

字 数:394 千字

版 次: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7-4610-0

定 价:29.80 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自序

26 个字母注释《谜城》

Angel[天使]:天使是由上帝创造的,负有服侍上帝、传达神旨、保佑义人等使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天使,每个人也都想成为自己所爱之人的专属天使。

Brothers[兄弟]: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出生的孩子基本都没有亲生的兄弟,这份缺失的感情自然要从别处寻找替代。当友谊混杂,热血超负荷运转的时候,年轻的孩子之间便以兄弟相称,这是可爱的江湖气。

Cool[酷]:青少年所追求的境界,为此宁愿行为怪诞。在看似盲目的前卫背后,隐藏着难以启齿的空虚。

Detective[侦探]:主角十秒并不是个侦探。就算如此,他也误打误撞找出两个疑难棘手事件背后的真相,除了说这是天意,还真无法解释。

Enjoy[享受]:如果说“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的品质在部分孩子身上已经流失的话,并不是一句假话。夏小樱也好牛奶妹也好,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了享受。

Fair[公平]:每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所以世界不存在绝对的公平。天真幼稚地追求公平的少年们,又会遭遇怎样的挫折?

God[神]:当人类遇到无法解释的事情,通常会认为是神的旨意。仿佛在这时候做一个暂时的唯心主义者,并没有什么错。

Honey[甜心]:烟花是甜心,在漆黑的夏夜俘虏了十秒。如她一样的甜心可是大有人在,难怪恋爱故事是轻小说的必备要素,《谜城》也没能免俗。

Innocence[纯真]:即使再怎么世故,再怎么暴力,再怎么精于计算,纯真这个东西却只和经历有关。在经历了十八岁“大冒险”事件之后,十秒不再纯真,而大多数孩子却要等到更晚。

Justice[正义]:中国人判断正义的标准,大概可以归结为忠、孝、仁、义。青少年们又如何呢?在《谜城》里,十秒又是靠什么来判断正义与否?也许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他并不需要去判断,因为他就代表着正义。

Killer[杀手]:结束别人的生命之人是杀手,贩卖毒品让人沉沦不起的人同样也是杀手。十秒对待杀手的态度会像秋风扫落叶般无情。

Law[法律]:十秒的大学专业是法律,好朋友吴泰亦然。法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法从属于社会秩序,社会秩序是法存在和发生的前提。可十秒的对手全都是

些无视秩序的违法之人，真是不好办哪，十秒不得不用非常的手段来对付他们。

Man[男子汉]:因为太多不负责任的黑帮影视作品和娘娘腔似的花花公子文化，青少年们一个个都软趴趴，没有什么男子气概。男子汉最重要的标签便是责任感和讲原则。《谜城》中的男孩们又如何？还是强装成硬汉麻木地用拳头揍人吗？

Neighborhood[社区]:“圈子”是青少年的乐园，也是个平静的边缘社区。社区中出现了毒虫，结果当然是受到法律制裁。可在这背后，十秒和魔王领衔的小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OTAKU[宅男]:源自日语的词根。泛指对游戏或者动漫过度狂热以至于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青少年。十秒是个宅男，在某个领域内，大家都是宅男。每个人都想捍卫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天空，即使那片天空从来没有晴空万里。

Poor[贫穷]:物质上的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往往是物质上的贫穷导致精神上的扭曲。夏小樱如此，牛奶妹也如此，她们在张牙舞爪的贫穷跟前毫无还手之力。

Quadrennial[四年]:两个故事相隔四年，2004年—2008年。炎热的夏天，寒冷的冬天。

Rock[摇滚乐]:80后是听着摇滚乐长大的一代，架子鼓、贝斯、电吉他、撕裂的人声……这一切的一切除了感官刺激之外，更彰显着一种态度——桀骜不驯，离经叛道。然而摇滚乐是十秒思考问题时的背景音乐，你信吗？

Smart[聪明]:十秒的确比身边的人多些聪明才智，这跟他自学历史跟哲学不无关系。从历史中找到教训，再从哲学世界中吸取养分。

Truth[真相]:真相总是血淋淋，藏在这两个故事背后的真相也是。如果你不喜欢悬念或是时间不够，建议你直接翻看后面对真相的描述。

Uncle[叔叔]:对主角十秒而言，叔叔就如父亲般的存在。他严厉又充满温情，还给侄儿这个业余侦探最大的支持。差点忘了，十秒能够念大学，也是叔叔帮的忙。

Violence[暴力]:和热血共生共存的就是暴力。青少年们爱使用暴力，几乎没有人考虑过使用暴力的必要性。十秒的好兄弟阿建、魔王等人，都是打架好手。当挥动拳头将对方击倒的时候，虚无的满足感油然而生。成年人之间就没有暴力吗？还是说只是看不见的暴力？

Why[为什么]:正因为想知道“为什么”，十秒才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看来“好奇害死猫”这句话倒不是说说而已。好在十秒就算是猫，也是条九命猫。

X-rated[限制级]:虽然够不上R级。但是《谜城》绝对也算限制级。要是你觉得自己立场不很坚定，容易盲目对文艺作品进行模仿的话，本书真的不适合你。

Youth[青春]:青春是兽性的唯美再现，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即使《谜城》中那些青春支离破碎，也不能不说有种残缺的美。

Zero[零]:故事的结局当然是一切归零，也许零点就是新的开始。

自序 /001

真心话

1. 局部回忆 /003

这些画面都残存在我的记忆之中，却残缺无比。

2. 邂逅 /018

这是和她的初次见面，发生在 2007 年 11 月，初冬。

3. 酒店公寓奇妙夜 /032

我再次呆坐到属于我的那张床上时，内心充满羞恼。

4. 遗落的樱桃戒指 /043

戒指的正面镶着一枚樱桃。这个图案的杀伤力像一股强硫酸。

5. 樱灵 /056

我会找出凶手。

6. 草莓之逆袭 /068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草莓会踮起脚尖，在我的右边脸颊上偷袭了一下。

7. 山穷水复疑无路 /081

一个前所未有如恐龙般巨大的疑点横空出世。

8. 接近 /100

我们的调查没有白费。

9. 发起总攻！ /114

兵行险着，此刻也只能这样放手一搏。

10. 倔强的守护天使 /133

你要相信我，我是你的天使。草莓说。

大冒险

1. 梦 / 161

她走出门,走出房间,走出我的视线。

2. 夏日,烟花 / 184

如同这个名字一样,我相信眼前这个叫做烟花的可爱姑娘也可以照亮我黑漆漆的内心。

3. 阿拉丁的“神灯”? / 201

好吧,烟花说,我的第一个愿望是帮我找到费吉,然后保护我平安直到爸爸回来。

4. 18岁 / 216

一切悲剧的发生,皆源于此。

5. 公主的“魔棒”? / 232

我们天亮的时候开始这段感情如何?

6. 初阵 / 251

这个纠结的命题好似两条缠绕在一起的蛇,除了用利刃斩断之外,没有办法化解。

7. 真相大白 / 265

老天在为可怜的孩子哭泣。

8. 大概是幸福 / 274

这一串词句像连珠炮一样喷射,又像无数幸福的子弹,将我的心脏无情洞穿。

9. 急转直下 / 294

不幸的是,我代表烟花教训她老爸的情景只能在想象中出现。

10. 新的开始 / 310

她走进门,走进教室,走进我的视线。

后记 / 319

谜城

MI CHENG | 真心话 |

1. 局部回忆
2. 邂逅
3. 酒店公寓奇妙夜
4. 遗落的樱桃戒指
5. 樱灵
6. 草莓之逆袭
7. 山穷水复疑无路
8. 接近
9. 发起总攻!
10. 倔强的守护天使

1. 局部回忆

我迈开步子，跨进一间日范儿商店，灯光刺眼，和外面的阴沉天空对比鲜明。

商场内到处都是皮包鼓鼓忙着采办年货和辛苦一年此时放手血拼犒劳自己的人，夹在他们中间让我感到呼吸困难。

不存在感。

不存在感越发强烈，我的脑袋就越发晕眩。

不存在感在排队付款时达到极致。

付款后我把两包香烟放进衣服暗兜里，迅速离开。

灯光开始忽明忽暗，暗合了我心跳加快的节奏。左耳开始发烫，按照爷爷的说法，此时应该有个家伙躲在望远镜也看不见的地方埋怨我，或者想念我。

我加快脚步迅速踏上自动扶梯，将公德心之类统统抛诸脑后。

我要逃出这间商场，我要逃出这间商场。我想。

那个声音忽然传进我的左耳。

那个纤细的声音将周遭的嘈杂全部屏蔽，优雅地进入我的左耳。

那个神秘的声音好似在陌生和熟悉之间弹跳的乒乓球。

那个声音叫的是我的绰号。

十秒。我的绰号叫十秒。

当用去十分之一秒的时间滤去杂质，意识到这是她的声音时，左耳的温度不可抑止地迅速升高。

我转过头去，带着一点点误听者通常带有的怀疑神色。

一瞬间，脚底彻底被地砖吸附，暖流再次自脚底逆流而上，让我全身酥麻。那些看不见的冰虫被暖流融化，渗进皮肤。

口干舌燥，无法移动。

天昏地暗，头昏眼花。

而她在笑。这个让我回味许久的微笑此时显得神奇又滑稽。

伴随着这一笑容，大学最后一个冬天的故事正式揭幕。

这可不是一个俗气无趣的爱情故事哦。

我看着她的眼睛，和她保持一米左右的距离站立。这一切看起来都像极了三个月前的那个夜晚。

她的长相一点也没有变。漂亮的脸蛋，黑亮的眼睛，雪白的牙齿，性感的身段。她漂亮得让人找不出一点属于她的特色。

她就像从偶像剧或服装杂志复制而来。

她穿着一件蓝色格子大衣，脚下是铅笔裤和马靴。脖子上松垮垮耷拉着的围巾让我觉得她很成熟。这种成熟并不源于她的气质或是行为，她的气质和行为依然是十足的少女做派。生硬的成熟只是凌驾于她之上的拔苗助长。

上次见到她的时候，这种异样的感觉并不存在。

一些话语像是一个馒头哽在喉咙里，无法把它转化成声音。

你怎么了？她问，怎么不说话？

不存在感在此时顿时烟消云散，她的话语如同天使温软的羽翼，将我包裹于胸。

你变成熟了。我说。馒头忽然缩小并且不自觉地跳出喉咙。

谢谢。她说。然后露出那个招牌式的笑容。

这个笑容彻底冲走了之前两个月的不爽和抑郁。

她提着大袋小袋，看似购物归来。

而我们在上千万人的城市不期而遇。随意假设三百种细节，也可能错过这次机会。

你真是个杂碎。我对她说。

此话一出，心中一块大石顿时落地。看来我尚未失去发声的功能。为了验证这功能退化与否，我面带笑容说了一句更加恶毒的脏话。

她哈哈大笑起来。

我想抽烟。我说。

那我们去外面吧。说着她转身往外走。

我看着她的背影，看着她扭动高傲的臀部抬起长腿往外走。这一串动作在我眼中以步进的方式播放。

商场外冷得让我想立刻将她拥入怀中。

好冷啊外面。她说。她抱紧双臂上下搓着。

是啊。我说。

继续说恶毒的脏话当然不是长远之计，可我暂时没考虑好该如何展开我们之间的话题。我只能从烟盒中摸出红万点上，一股芳香扑鼻而来。

给我一支。她说。

这句话在传播过程中被寒风吹散。我自顾自地抽起香烟，整个人立即神清气爽起来。

你等会儿有事？我问。

是的，约了人吃晚饭。你呢？她问。

我也约了人。我说。

那你抽完这支烟我们就散吧。她说。

看来不能再等待，等待只会让好不容易挤到嘴边的那句话灰溜溜地缩进心里。

你去了哪里？我问。

为什么要告诉你？她笑着反问。以我的经验判断，这是绝对有戏的笑容。

给我你的电话吧。我说。

好啊。她说。

我们之间大概有 10 厘米的距离，可依然能感觉到她的呼吸处处透露着四月的芳香。

没错，四月。我完全忽略了我们相识在十一月初冬的事实。

临别前我已经点起第二支烟。

好了好了，我赶时间，不和你说了。她说完转身离开，没有提出要我送她一程的要求。

新年快乐。我对着她淹没在人海之中的背影说。

这个可笑的世界。在我苦苦寻找她将近三个月之后，竟然以这种方式相遇。

我抑制不住地放声大笑。

像一千只鸟儿同时歌唱，又像上万朵玫瑰同时开放。我驻足玫瑰花的花蕊之中，周遭仿佛全是热吻的恋人。烟火升上天空，将眼前的楼宇染成夺目的颜色。

这是最好的新年礼物。

这是她今生和我的最后一次见面。

差点忘了介绍，这是 2008 年大年初五。我既没在沉默中爆发，也没如想象般灭亡。

我依旧过着与世隔绝的闭关生活。这种四平八稳的日子，原本就没什么好担心的。每天睡到十二点起床，然后打开电脑上网，主要是关心时事。聊天工具长期隐身，只因为害怕和人说话。

玩玩 PSP，听听音乐，看几张 DVD，磨到凌晨三四点睡觉。因为喜欢看动画片以及玩掌机游戏，我一度觉得一天 24 小时对我而言完全不够。

自得其乐，与世无争。

最近如我一般的年轻人被称为御宅族。

有一个被称为小天王的台湾歌手有一首歌曲叫做《阳光宅男》。

于是在这段时间里，“宅男”这个外来词汇传遍大江南北。无数无知的青少年放

弃自己大把的泡妞机会蹲在家里，只为了这个可笑的姿态。

而我和这些青少年最大的区别在于，我即使身处天安门广场中心的人群中，依旧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在外人看来，我的生活绝不正常。更让人吃惊的是我的这种生活已经持续了两个月，不学习，不工作，也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

为了见到明天的太阳而活着，可这个该死的西部城市却总是用阴霾的表情面对我。

我试过挑战自己的很多极限，例如 60 小时不睡觉或是 60 小时不进食。这两项试验的结果让我更加沮丧，我发现自己没有铁的身躯和钢的意志。

生活像是只有三只腿的小狗奔跑在结冰的湖面上，不自觉往意想不到的方向滑行。

在十天之前，也就是传统的新年将要来临之际，我决定暂时收起所有的臆想，好好过一个新年。

索性剪去半年来一直不曾修剪的头发。

洗头工的双手接触我的头发的那一刻，是我两个月来唯一一次和人有肉体的接触。如果头发也算作是肉体的一部分的话。

她的手指有很多冻疮，红得十分恶心。当这双手在我长乱的头发里挠动的时候，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再用力一点，我说，我的头皮很痒。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挑战极限。

我的聊天工具在大年三十晚上上线，这是半年来的第一次。

人类社会像是巨大的吸尘器，而我只是一点小小的霉菌，很快便融入其中。

我在网上约好马强、呆小以及吴泰出来喝酒聊天。

这就是我今天上街的原因。

朋友、同学的行踪我一概不知，逐渐淡忘。从前的生活像是洒在地板上的茶，汁水都渗入缝隙。我最终忍不住，将地板彻底换掉，和从前的生活说再见。

马强、呆小、吴泰始终坚守此城。不是因为热爱，而是和我一样，无处可去。挣扎几许，最终妥协。

我选择走路去我们约定的地点，因为不想和更多的人说话。出租车需要在付费之外不厌其烦地告知目的地。公交车上人太多，我担心挤在人群中会更加找不到自我。

这座城市和我一样经历着成长。许多从前热爱的地标性建筑全都化为乌有，拔地而起无数陌生的高楼，让我惶恐不已。

走到三分之一路程，我的香烟抽完，在买烟过程中遇见她。话别后继续前往目的地，迟到一小时整。

几个老伙计都从男孩变成了男人。白驹过隙，不过是几年光景罢了。

他们没有什么客套话可以和我说话，年龄使人越来越冷漠。这几个家伙自顾自地讨论着谁的乐队解散了，谁又去了欧洲，谁的女朋友又跟人跑掉之类的话题。

我不愿意说话。在抽烟之余跟着虚假地大笑一下。如果是在演戏，这个大笑的表情也许会被NG上千次。

没错，我一直在想关于她的事。

刚买的红色万宝路只剩下半盒，这几人对于我这种猛抽之势深感困惑。我也不愿多做解释，游离在现实之外。

红色万宝路。

因为对于此烟的喜爱，我自然忍受了非人的折磨。此烟普通烟摊没有卖，就算有，也是越南产的次品。我虽不是行家，但对于次品异常厌倦。即便是没有钱更换手机，没有钱购置衣物，也绝对不会选择山寨货。

如果山寨那么舒服，那还要电梯公寓来干吗？

我有毛病。我总是用这句“我有毛病”拒人于千里之外。

她失踪之后我开始了对她的找寻。她比我低两届，我的寻找工作显得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各种传言漫天飞舞。

有人说她已经和一个本地末流男演员好上，貌似有同居之嫌。也有人说她已经退学，去了京城发展所谓的演艺事业。还有人说她被某乡镇企业相中，顺利当上了形象代言人。

我不在乎，哪怕她是在火星用细小的双手制造碉堡我也无所谓。

公历新年到来之时，对她的寻找仍然没有任何结果。

为了避免触景生情，我再也没有去过学校。

四年级的期末考试已经在十月提前进行，我不需要再面临任何麻烦。

我用五十块钱在一间小诊所开得一本十分逼真的病历，告诉辅导员我因为严重的内科病不得不住院观察。

我也打算用同样的手段搞定那份老厚的实习报告册。

辅导员不是个多事的家伙，外加我如此低调老实，他也没有必要找我麻烦。

在两个小时之前，她依然待在回忆里面。

出于说不清楚的目的我一直想再和她见上一面。我不断勾勒她的五官，以及各种表情。最后我失去耐心，因为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

我只是想再见到她。

现在，她触手可及。

我把红万烟头在烟灰缸里狠狠摁灭，反复挤压十几次确认其燃尽，接着拿起桌上的草莓味伏特加，一口喝去大半。

一股如海水般湛蓝的波涛激荡着我的心脏。

这家伙又疯了，马强说，不知道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你不觉得这是他恢复正常的征兆？呆小说。

不管怎样，喝个痛快。吴泰作了总结。

伙计们，打起精神来。我说。

这几个家伙都可以算作问题人物。

马强是高中时代的乖学生，目前在本市最好的大学念书。此人最大的爱好是“找茬”。 he 可以从一切出版物和所有电影电视中挑出硬伤，并且乐此不疲。即使金庸先生和斯皮尔伯格也没有逃脱他的魔掌。和其他为了赚取杂志感谢费的家伙不同，马强这么做，只是个性使然。

呆小是高中时代通过马强认识的朋友，除了知道他是个电脑高手之外，其余一无所知。

吴泰也是高中同学。和我一样同为侦探小说的发烧友。不同的是他喜欢阿加莎，而我喜欢江户川乱步。高中时代，我们每天都盼望校内出现什么事件，以便发挥自己超常的推理才华。

这三个家伙和我之间的羁绊让外人摸不着头脑。

除了对电影、音乐、足球等等相近的爱好和几乎相同的价值观人生取向之外，我们之间的交往几乎没有掺杂任何世俗的成分。

大学时期我没有交到几个朋友，大概是因为性格孤僻的原因。

班上的女同学都很畏惧我，怀疑我是隐君子或者是变态狂。

这种评价是在我装作睡觉而同寝室同学不知晓的情况下从他们的交谈中听得的。那是我仅有的几次在学校寝室住宿。我几乎每天上一会儿课就回家，所以寝室同学也有一两个叫不上名字。

而高中时期能够交到那么多朋友，得益于我所在的高中的兼容并包。

整个班级都充斥着疯子和文艺青年。

而这所培养出文艺青年和怪人的学校，是一所口碑极佳的私立学校。

我们缺乏必要的自觉性，像是质地上乘的海绵，在那里把各种糟粕尽数吸收。

我所在的班级更是在全校范围内以话剧高产、主题班会获奖和歌唱比赛屡屡夺

魁为傲。我曾经是话剧编剧、主题班会编导,以及歌唱比赛的观众。

这是官方的看法。

在学生心中我所在的班级以调皮捣蛋著称。那些脍炙人口的摇滚音乐替代了港台歌曲,成为大家的最爱。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观赏过那些对青少年世界观带来致命打击的电影,并且都乐于把酗酒和打架泡妞等事作为谈资。

对此家长当然感到头痛无比。他们费尽心思送孩子去的学校,却带给了和他们所费心思成正比的失望。

不过这是一次飞跃,假若我依然在市内的公立高中混下去,每天念书到深夜等待高考的来临,我相信现在会无比后悔。

只因为那藏在数百度近视眼镜之后的空洞眼神。

我开始说话之后,气氛明显缓和。

酒过三巡,呆小将杯子倒扣在桌上,玩起新购的高端手机。

马强不胜酒力,迅速趴下。

而吴泰出门之前下好了数部新片,此时赶着回家看片,没有心思和我喝酒。

我忽然明白,几个男人在一起,有时候的确无话可说。

曾经有人说过,男人在一起只能聊政治、足球和女人。

对于政治我们几个一窍不通,自然不能胡乱评论。足球在中国几乎成为了一个禁忌的话题,中国足球的阳痿看来已经无可救药。

为了避免呆小和马强重复那些关于自己女朋友如何对自己严加管束的段子,我和吴泰也尽量回避女人这个话题。

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一处顾客稀少的小酒吧。就其营业情况来看近乎倒闭,除了我们之外居然没有别的客人。

音响里放着 Reggae,大概是因为这种音乐不够“慢摇”,所以暴发户级别的主流消费者都望而却步。中国人毕竟没有老外的奔放洒脱。即使音响里的 Reggae 震耳欲聋,我们也不可能脱掉厚重的外衣起舞。

坐在我前面的三个家伙就是例子。

灯光昏暗,服务员个个渴求收工,对我们冷眼相看。

我点起今夜抽的不知第多少支香烟,顺便递给吴泰一支,拿起剩下的一点点草莓味伏特加,液体一点点倾泻而出,直到填满我们的杯子。

我叫服务员再来半打喜力啤酒。服务员如若梦游,大概一分钟之后才回过神来。

在此过程中,我和吴泰合力把马强扶到沙发上睡下。呆小则声称女朋友打电

话,要出去汇报自己的行踪。

实际上我知道,他是想留个空间,让我和吴泰能够好好聊上一会儿。

他是个细心的小伙子。

可是我不知道该不该把今天碰见夏小樱的事告诉他。或者这样认为,现在的心情,不知道能否找吴泰和我分享。

吴泰,我今天碰见夏小樱了。我说。

他咽下嘴里的那口酒,眉头皱成一团。

谁是夏小樱?那个神秘的美少女?刚回归人类社会就碰见她?他的话里带着一点点的讥讽之意。

我从来没说过我回归人类社会。我说。这种回答让我觉得自己老实无比。

你都和我们来喝酒了,还没有回归人类社会?他说着笑了起来。

你们几个也能算人类?我反问。

倘若是高中时代,这句话必然带来一阵玩笑似的厮杀。可自从叫做《断背山》的电影出来之后人人自危,不愿和同性有任何的身体接触。

你们有没有怎么样?他问。

他眼神里闪动的全是窥淫欲,如同那些每天怀抱八卦周刊入眠的高中女生。

当然没有,在大街上呢。我说。

因为不胜酒力,此时上头的酒精让我暂时理清思绪。

吴泰这个家伙不过是把这件事当成一个新奇的故事罢了。在他看来,这和春晚的相声小品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无趣的东西。

需要说明的是,吴泰从未见过夏小樱。关于夏小樱的故事,只是听我提过那么一两次。

我一直想知道一件事,吴泰说,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他自觉地摸出一支我的香烟,慢慢地在手上玩弄。

你的生活现在已经狗屁不是了,他说,你还想怎么折腾?

我不知道。我说。

我拿起桌子上的喜力,一口气喝完一瓶。

你觉得我想怎么样?我问。

你变了很多,他说,当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过这不是件好事,谁不是越来越积极向上呢?

你说话越来越像中央电视台请去做叛逆青少年节目的专家了。我说。

他没有理睬我的玩笑,指指倒在沙发上的马强。

那家伙现在居然也是他们学校的预备党员。他说。

他说完这些话,也学我似的一口气饮尽一瓶喜力。